

懷念柯慶明

艾朗諾 (Ronald Egan)

美國史丹佛大學東亞語言及文化研究系教授

柯慶明教授只大我三歲，但我一直感到他是我的長輩，一來他為人雖然爽朗而幽默，卻有一種令人肅然起敬的風骨，二來他五十年前曾是我的老師。

我在加州大學聖塔巴巴拉校區念大學本來專修英美文學，外語選擇學漢語，有幸遇到白先勇恰恰開始教書，竟成了我第一位漢語老師。他勸我轉系讀中國文學，暑假還帶我到臺灣，找幾位臺大的年輕助教替我補習。那時候街上的人講的是國語還是臺語，我都分辨不出，柯慶明每星期替我上三堂課，卻很認真地教我詩經和唐詩，我恐怕聽懂不到一半，但他講得那麼興奮，可從他的神情和語氣中感受到這些詩傳遞的意思，讓我對中國詩更著迷，發奮研讀更多中國詩。

後來我轉學到西雅圖的華盛頓大學，在Helmut Wilhelm教的中國文學史上結識了同班的陳毓賢，結婚後我跟她到菲律賓探親，途經臺灣，便帶毓賢去拜訪柯老師，記得那時候柯慶明的母親還在。



前排左起：陳毓賢（抱著艾瑞思）、John hay、張淑香（抱著柯思睿）。
後排左起：艾朗諾、柯慶明。

人生就是那麼奇怪，叫人不得不相信「緣」這個字。我在哈佛讀完研究院，教書期間，張淑香到哈佛念博士，柯老師也去哈佛做研究，大家又相聚了，其樂融融。記得美國國慶日他們帶了兒子來我們家後院吃烤肉，有個朋友做了個長方形蛋糕，用紅色的草莓和藍莓裝飾成一面美國國旗。

沒想到過了三十多年，在臺北又有幾個月經常見面的機會。我二〇一六春榮獲「白先勇文學講座」到臺大講課，此時張淑香在白先生復興崑曲的大業上，已成了他多年合作的夥伴，專門編劇，柯慶明恰好剛安排白先生到中文系講紅樓夢不久。

我們到達臺北，柯慶明和淑香請吃飯，看到他行動不便，要坐輪椅，相當吃驚難過。約十年前他到加州參加慶賀白先生六十歲生日的現代文學研討會，看上去還那麼年輕瀟灑，這幾年為不



2016年4月攝於臺北同慶樓。

左起：張淑香、陳毓賢、柯慶明，艾朗諾。

知名的病折磨老了許多。可是慶明豪情依舊，思想敏捷絲毫不減當年，待人還是那麼誠懇，處處替別人著想。我們每次和他們夫婦相聚，總增加了許多學識和見聞，而且必定盡興而歸。只是辛苦了淑香。

如今慶明走了，七十三歲用古人的眼光看已經很長壽了，聽說他前一個星期還在一個會議上談笑風生。他走得那麼乾脆，算是他的福氣，這世界上倒少了一份光、一份熱，少了一個內外一致、毫不倣作，有廣大的眼光卻可兼顧到細節，能欣賞文學藝術、認真治學，辦事能力又特別強的好人。相信柯慶明可以做一個很傑出的醫生，也可以成為一個顯赫的實業家；但他選擇了文學，是我們這領域的福氣。我有機會和他交往了五十年，感到非常幸運。